

# 圣彼得堡藏女真文草书残叶汇考

孙伯君

〔关键词〕女真文 草书残叶 金史 释读

〔内容提要〕20世纪60~90年代,俄国的西夏学者克恰诺夫在整理俄藏黑水城文献时,在西夏文书套里发现了几张女真文草书残叶,据推测是从一本书上裁剪下来的。这些残叶不仅是目前仅存的金代女真文纸抄文书资料,而且是国内外现存唯一的女真文草书样本,文物和文献价值非常高。本文主要对其中较为完整的几件残叶进行了释读。

〔中图分类号〕K24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83(2008)03-0078-09

## 一、概述

1909年,科兹洛夫(Kozlov)率领的俄国皇家蒙古四川地理考察队在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掘获了一个书库,这批文献现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文献的确切数目至今无法统计,有人估计有十余万叶,其中的大量写卷和刊本是汉文和西夏文的。1968年2月6日,俄国著名的西夏学者克恰诺夫等在整理这些西夏文献时发现了两张女真文草书残叶,编号分别为ИИВ. No. 3775-1和3775-2,其中在编号为3775-2的残叶背面用汉字书写“光定七年七月十六日”。光定为西夏神宗年号,相当于金宣宗兴定元年(公元1217年),可据以判定这件残叶的书写年代。两残叶共存女真字130余。后来在翻检和校阅西夏文献过程中,克恰诺夫在西夏文书籍的封套中又发现了几件女真文残叶。这些残片曾于1993年被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的研究人员拍成照片,但至今没有发表。

据史籍记载,金朝女真人曾经创制过大、小两种文字,女真大字是金太祖命完颜希尹、叶鲁等人创制的,于天辅三年(1119年)颁行;女真小字是金熙宗创制,于天眷元年(1138年)颁行,并与大字一起行用。女真文在金世宗大定年间(1161~1189年)得以广泛应用,为了推行本民族的新创文字,金朝采取了设立女真进士科和组织人力翻译汉文经书等措施。就目前所知,仅世宗朝用女真文翻译的书籍就有《贞观政要》、《白氏策林》、《史记》、《西汉书》、《易经》、《尚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刘子》、《新唐书》等<sup>①</sup>。此外,为了加强军队的效忠意识,金朝还花大力量翻译印制《孝经》千部,分赐给护卫亲军等<sup>②</sup>。同时,金世宗命猛安谋克子弟学习这些用女真文翻译的汉文典籍,为开设女真字学、科举取士作准备。在金世宗的鼓励和倡导下,金朝上到皇子、诸王,下到女真贫民都掀起了修习本国语和女真文的热潮。明昌五年(1194年)金章宗下诏为完颜希尹立庙,春秋致祭,使得女真字的推行达到高潮<sup>③</sup>。

推究上述史实,金朝推行女真文的力度不可谓不够,但遗憾的是金代遗存的女真文文献却少得可怜,从现在地上和地下的文物考古看,存世的女真文文献大多为碑铭,国外的最东北部有刻于明代的《奴儿干永宁寺碑》,发现于今俄罗斯境内黑龙江下游东岸特林地方;最北端有蒙古国《九峰石壁纪功

〔作者简介〕孙伯君,女,1966年生,河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邮编100081。

碑》，发现于蒙古国肯特省巴颜霍特克县的九峰石壁；最东端有《庆源郡女真国书碑》，发现于朝鲜咸镜北道庆源郡。国内的最东端碑铭有《奥屯良弼诗碑》，发现于山东蓬莱；最南端有《女真进士题名碑》，发现于河南开封。而国内发现的金代纸质手抄女真文资料只有一份，这就是1973年陕西省文管会、博物馆在西安碑林石台孝经的卯眼内发现的女真文书残叶，整理得11件，共有女真字237行，约2300余字<sup>④</sup>。根据其内容颇似汉字启蒙读物，金启孺先生推测为金代《女真字书》的抄写习作<sup>⑤</sup>。到目前为止，在当时的南宋控制区和陇东地区都仍未见任何女真碑铭文献出土。

圣彼得堡藏黑水城出土写有女真字的绢条，明显是某本书封面的书题，而几件女真文手抄草书残叶也来自某种女真文书，这有力地证明了女真文书籍曾远播到与金朝西部毗邻的西夏。

众所周知，女真字是仿照汉字楷书创制的，《金史》卷73《完颜希尹传》：“金人初无文字，国势日强，与邻国交好，乃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本国字，备制度。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直字。天辅三年（1119年）八月，《字书》成，太祖大悦，命颁行之。赐希尹马一匹、衣一袭。其后熙宗亦制女直字，与希尹所制字俱行用。希尹所撰谓之女直大字，熙宗所撰谓之小字。”因此，人们认为楷体为女真文书写的正体，现存女真文碑铭和字书大部分是楷体形式也证明了这一点。此外，还有行书，80年代在山东蓬莱发现的《奥屯良弼诗碑》即为行书体。由此，人们推测女真文一定像汉字一样有楷书、行书、草书三种字体流行，俄国女真文草书残叶的发现，不仅证实了这一点，而且向世人展示了金朝女真文草书的书法样式。正如俄国学者描述的那样，女真文草书残叶书法刚劲、清晰，笔触奔放，笔势连贯，不仅是宝贵的文献资料，而且堪称颇有价值的书法珍品。

此外，在俄藏女真文草书残叶中有一页背面有明确的西夏纪年——光定七年（1217年），同时我们在ИИВ. No. 3775 - 1残叶中也解读出金代年号——大安三年（1211年），这些纪年有力地证明了女真文残叶的书写时间在金代晚期。像这样能确定年代的残片在藏品丰富的西夏文文献中也比较少见，而对于仅见的女真文草书抄本残叶来说就更为稀罕，其价值自不待言。

## 二、No. 3775 - 1 和 No. 3775 - 2 草书残叶释读

1969年克恰诺夫等以《纸抄女真文的首次发现》为题对俄藏No. 3775 - 1和No. 3775 - 2两件残叶中的部分女真字进行过释读<sup>⑥</sup>。在这篇文章中，克恰诺夫等对残片的形制作了如下描述：

载有手抄文的两张残页篇幅不大，是两张较大纸页上的一部分。这从它们的残损边缘与缺行中便可看出。根据残页的现有状态判断，可以想象，这种纸可能曾被用作通古斯文书籍的封面。这种做法当时在远东曾广为流行。3775 - 1号残页的面积为15.3 × 16.5厘米；3775 - 2号残页的面积为14.2 × 16.5厘米。

两张残页纸的质量一样，薄而软，呈黄色，含浅褐色调，中等脆度，制作十分粗糙，可能是通古斯人的土产。

这些用不明文字撰成的残文，两页皆为竖写草书，用墨写在纸的一面。两张残页的背面有草书汉文，也是墨迹书写的，透过薄纸从正面也隐约可见。

对比两张残页便可看出，用不明文字撰写的两页残文均出自一人之手，书法很有特色，刚劲、清晰，笔触颇有些奔放。因此，可以推测，两张残页都是同一手稿的一部分。它们也可能是一页大纸的两部分，然而目前这一论点尚缺乏足够的论据。

在3775 - 2号残页背面的左侧，有用汉字记载的带党项王年号的日期：“光定七年七月十六日”，即“1217年7月16日”<sup>⑦</sup>。

当然，目前还不能把这一记载就看成是这些不明残文的确切撰写时间，但它毕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充当此项研究的方位标。

两页残文大部分是用一种特殊字体（“草体”）写成，这对外表上连在一起的远东书

法的草体字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这种草体字在很大程度上给这些文字的全部释读造成了困难。但有一少部分符号写得不仅清晰,而且极易辨认,没有那些特殊的省略,因此,对它们的辨认是毫无疑问的。

本文的每一位作者对这些文字的初步研究分别证明,这种字可见之于十二世纪时用女真文撰写的石刻碑文;一些较晚期的资料——明代手抄女真华语词汇集和一些用两种文字书写的官方文件;以及明代用三种文字铭刻的特林碑文。

同时聂鸿音先生根据亲眼所见,对克恰诺夫等发现的两张残叶作了如下记录:

1. ИHB. No. 3775 - 1, 女真文书,本色麻纸,有褐色污迹,纸高 16.3、广 14.2、天头 4.4 厘米,有女真字六行半,原俄方裱纸背面为汉文祭文九行。

2. ИHB. No. 3775 - 2, 女真文书,与 ИHB. No. 3775 - 1 为同一文书断裂而成。二者原不相连,纸况相同,纸高 16.3、广 13.5 厘米,有女真字五行半,原俄方裱纸背面为汉文祭文四行,有诗曰:“灵前中祭畔亡魂,礼酒浇茶都不闻。头边献下百味饭,不见亡灵近盘餐。”尾署光定七年七月十六日记。

由于这两件女真文书残损严重,加之草书极难识读,因此克恰诺夫等在文章中只解读了个别字。为了便于金史以及女真语文研究者利用这些绝无仅有的女真文草书残叶,下面我们尝试对 No. 3775 - 1 和 No. 3775 - 2 作重新释读。

#### 1. No. 3775 - 1 女真文草书残叶

据克恰诺夫等介绍, No. 3775 - 1 残叶诸行的首字都起始于同一水平线上,其上有 4.5 厘米高的天头。而各行行尾被截,下缘缺损。残片共存女真字 7 行,从右到左竖书,每一行 6~13 字不等,整片共存约 67 个女真字。其中第一行被截,每字仅存左半边,很难识读。

第二行共存 12 个女真字。前两字是一个词,读音为“塞革”,义为“岁”(《女真译语·时令门》)⑥,字形见附录 1 - (1);第 4~7 字为一词,4 个女真字合成两个音节,字音似分别为“也安”、“塞因”,当为地名译音,可拟测为“延信”,女真字见附录 1 - (2);第 8~9 字为一词,读音为“住兀厄鲁”,义为“路”(《女真译语·地理门》),女真字见附录 1 - (3);第 10 字读音为“只儿欢”,汉义为“十二”(《女真译语·数目门》),女真字见附录 1 - (4);第 11~12 字为一词,字音似为“扎哈”,义为“件”(《女真译语·通用门》),女真字见附录 1 - (5)。

第三行共存 6 个女真字。第 1 字克恰诺夫等已经识出,字音为“奴失”,义为“和”(《女真译语·人事门》),字形见附录 1 - (6),金代有“和”的年号只有“泰和”(1201~1208 年),为金章宗完颜璟年号;第 2、3 字较难辨认,根据其下两字为“七年”推测,这两个字当为金代泰和七年的干支,泰和七年(1207 年)是丁卯年,按照女真语习惯丁卯当记为“兔”,《女真译语·鸟兽门》:“古鲁麻孩兔,兔”,第 2、3 字形与“兔”的女真文正好相合;第 4 字读音为“纳丹”,义为“七”(《女真译语·数目门》),女真字见附录 1 - (7);第 5 字与第四行第 10 字字形相同,读音为“阿捏”,义为“年”(《女真译语·时令门》),字形见附录 1 - (8);第 6 字读音为“以”,是女真语所有格助词,相当于汉语“的”,字形见附录 1 - (9)。

第四行共存 12 个女真字。前两字为一词,第 1 字字音似为“阿不哈”,第 2 字似为“子”,词义为“天子”,字形见附录 1 - (10);第 3~4 字为一词,读音为“秃斡黑”,义为“果”,《女真译语·花木门》有此词,字形见附录 1 - (11)。根据克恰诺夫的描述, No. 3775 - 1 残叶诸行的首字都起始于同一水平线上,其上有天头,所以现存诸行的首字应该就是原来页面的第一字,而从第三行现存的女真字只有一个年号看,意思明显没有表述完,由此我们推测另起一段的第四行前四字应该是某个皇帝的名字。据《金史》卷 13 记载,金卫绍王完颜永济,小字“兴胜”,正与女真语读音为“秃斡黑”的“果”义相合,金启孺先生在《女真文辞典》中认为女真字由汉字“茂盛”之“茂”略变形而来,而义为“果实”,实有“叶茂果丰”之联意⑦。第 5~8 字为一词,读音为“安班刺厄黑”,为金卫绍王完颜永济年号“大安”(1209~1211 年),此年号亦出现在《奥屯良弼钱饮

碑》中<sup>⑩</sup>，字形见附录1-(12)；第9字与第11字相同，读音为“以蓝”，义为“三”（《女真译语·数目门》），字形见附录1-(13)；第10字与第三行第5字相同；第12字字形较模糊，由上文推之，似为“月”，见附录1-(14)。金大安三年，为公元1211年，相当于西夏襄宗（李安全）皇建二年，神宗（李遵頊）光定元年。

第五行共存女真字13个。第3字读音为“又”<sup>⑪</sup>，字形见附录1-(15)；第5字似与第二行第3字相同，读音为“捏儿麻”，义为“人”，字形见附录1-(16)；第6~10字为一词，4个女真字合成两个音节，字音分别为“住因”、“?因”，似为某地名或人名的音译，字形见附录1-(17)；第10~13字与第四行第5~8字相同。

第六行共存女真字12个。其中第3字读音为“哈”<sup>⑫</sup>，字形见附录1-(18)；第4字与第三行末字相同；第5字旁边有一修改符号，很像汉字“卜”，这种符号屡见于黑水城汉文文献中，如俄藏汉文等韵抄本《解释歌义》第15页有几个这种修改符<sup>⑬</sup>，所表示的意思是此字为衍字，当删，由此可知，第5字实为衍字。

第七行共存女真字12个。其中第1字读音似为“秃斡”，义为“授”（《女真译语·人事门》），字形见附录1-(19)；第6字与第三行末字相同；第7字读音为“厄木”，义为“一”（《女真译语·数目门》）；第8~9字为一词，读音为“缚约莫”，义为“李”（《女真译语·花木门》），这两字经常用来拼读女真姓氏“裴满”，如《女真进士题名碑》第21行有裴满古，为正元元年策论进士<sup>⑭</sup>，字形见附录1-(20)。

附录1：No. 3775-1 残叶中女真字

- (1) 采芳 (2) 判皮莽刈 (3) 孟鱼 (4) 尔 (5) 嵌中 (6) 伏 (7) 丹  
(8) 舟 (9) 戈 (10) 衣舟 (11) 茂贞 (12) 拿米拿贞 (13) 斗 (14) 月  
(15) 外 (16) 件 (17) 孟丸 丸丸 (18) 表 (19) 芍 (20) 表芟



图一 女真文草书残叶，俄藏号为 No. 3775-1

## 2. No. 3775 - 2 女真文草书残叶

据克恰诺夫等介绍, No. 3775 - 2 残叶由竖写的六行构成, 每一行的行首均由于全叶折损而散失, 同时, 第三行上半截的大部分字也脱落了, 因此很难说出全叶有多长。残叶下缘齐整, 看来是原叶的下缘。

第一行共有 15 字, 第 4、12 字已在 No. 3775 - 1 中出现多次, 读音为“以”, 是女真语所有格助词, 相当于汉语“的”, 字形见附录 1 - (9); 第 5 字读音为“土满”, 义为“万”(《女真译语·数目门》), 字形见附录 2 - (1); 第 6、7 字为一词, 此前克恰诺夫等已释为“战争”, 读音为“琐里都蛮苦”(《女真译语·人事门》), 字形见附录 2 - (2); 第 8 字读音为“你”, 是女真语所有格助词, 相当于汉语“的”<sup>⑤</sup>, 字形见 2 - (3); 第 13 ~ 15 字似为一组, 读音为“塞更革”, 义为“孝”(《女真译语·人事门》), 字形见附录 2 - (4)。

第二行共 16 字, 其中第 2 字与第一行第 4、12 字相同; 第 3、4 字克恰诺夫等认为与读音“密”、“出”的女真字相符, 我们以为其读音应为“密塔为”, 义为“退”(《女真译语·人事门》)<sup>⑥</sup>, 字形见附录 2 - (5); 第 8 ~ 10 字为一组, 读音为“虎刺孩捏儿麻”, 汉义是“贼人”(《女真译语·人物门》), 字形见附录 2 - (6); 第 11、12 字为一组, 读音分别为“古申”、“宁温”、“捏儿麻”, 汉义为“三十六人”(《女真译语·数目门》), 字形见附录 2 - (7); 第 13、14 字为一词, 读音为“塞因”, 汉义为“好”(《女真译语·通用门》), 字形见附录 2 - (8)。

第三行残存 8 字, 前三字与第二行 8 ~ 10 字相同; 第 4、5 字已被克恰诺夫等识出, 读音为“一十埋”, 词义为“至、到”(《女真译语·人事门》), 字形见附录 2 - (9); 第 8 字读音为“委勒”, 义为“事”(《女真译语·人事门》), 字形见附录 2 - (10)。

第四行共存 15 字, 第 1、2 字为一组, 读音分别为“以蓝”、“阿捏”, 词义为“三年”(《女真译语》“数目门”和“时令门”), 字形见附录 2 - (11); 第 6 ~ 8 字为一组, 读音为“恩忒黑”, 词义为“罚”(《女真译语·人事门》), 字形见附录 2 - (12); 第 10 字为表音字, 读“因”; 第 11 字读音和字义均为“州”(《女真译语·地理门》), 为汉语介词; 第 12 字读音为“黑”, 女真语助词, 表示动词过去时<sup>⑦</sup>, 字形见附录 2 - (13); 第 14 字读音为“吉”, 为女真语名词词尾<sup>⑧</sup>, 此词词义不详, 字形见附录 2 - (14)。

五行共存 15 字, 第 1、5、9 字读音为“以”, 是女真语所有格助词, 相当于汉语“的”, 字形见附录 1 - (9); 第 2 字读音为“土满”, 义为“万”(《女真译语·数目门》), 字形见附录 2 - (1); 第 3 ~ 5 字为一组, 读音分别为“诸勒失”、“番替”、“以”, 词义当是“东南的”(《女真译语·方隅门》), 字形见附录 2 - (15); 第 6、7、8、9 字似为一组, 其中第 7 字读音为“牙”, 义为“走”(《女真译语·人事门》), 第 8 字读音为“必阿”, 义为“河”(《女真译语·地理门》), 第 9 字读音为“以”, 是女真语所有格助词, 此一组词似为河名, 字形见附录 2 - (16); 最后一字与 No. 3775 - 1 五行第 3 字相同, 读音为“又”, 字形见附录 1 - (15)。

综合来看, 上述两张残叶所记载的应该是金朝从泰和七年(1207 年)到大安年间(1209 ~ 1211 年)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 尽管其中的一些地名还无法确认, 但联系这一历史时期金朝、西夏和蒙古之间屡有战争发生, 以及残叶中出现“贼人”、“战争”字样, 我们基本可以肯定此文书记载的是金朝与蒙古或西夏之间的战事。我们知道, 由于金卫绍王朝无《实录》, 所以致使这一时期许多历史事件在《金史》中语焉不详, 不过我们可以根据《元史》、《宋史》以及《大金国志》等把泰和(1201 ~ 1208 年)到大安年间的史实大致勾勒一下。金朝曾于泰和六年(1206 年)调集北部诸乱兵力侵江南, 并于泰和七年(1207 年)罢兵议和, 由于赏赐不均, 诸乱叛归。也就在这一年的秋天, 成吉思汗再征西夏, 冬天, 攻克斡罗孩城<sup>⑨</sup>。泰和八年(1208 年)五月, 西夏遣使向金求援, 臣僚谏曰:“西夏既亡, 必来加我, 不如与西夏首尾夹攻, 可以进取而退守。”金章宗曰:“敌人相攻, 中国之福, 吾何患焉!”<sup>⑩</sup>金朝不加理会, 西夏恨之, 遂于大安年间(1209 ~ 1211 年)发兵攻庆阳诸路<sup>⑪</sup>。大安三年(1211 年), 西夏主安全薨, 子遵顼立。同年四月, 成吉思汗攻金,

金派西北路招讨使粘合打乞和<sup>②</sup>。

附录 2: No. 3775 - 2 残叶中女真字

- (1) 方 (2) 冬雨 (3) 杀 (4) 采兵弓 (5) 垂 己 (6) 举 夕 件  
 (7) 太 予 件 (8) 着 刘 (9) 朱 矢 (10) 亥 (11) 斗 舟  
 (12) 立 盈 升 (13) 久 不 升 (14) 兴 (15) 策 菊 戈 (16) 卦 伯 戈



图二 女真文草书残叶，俄藏号为 No. 3775 - 2

### 三、新发现的女真文残叶

20 世纪 90 年代，克恰诺夫在翻检和校阅俄藏西夏文文献时，于西夏文书籍的封套中又进一步发现了一些女真文残片，比较完整的有 4 件。

1. 女真文草书残叶，俄藏号为 No. 5827，见图三<sup>③</sup>。

2. 写有女真字的绢条，俄藏号为 No. 799，见图五。关于这件绢条的形制，聂鸿音先生记录如下：

绢条，为本色绢，高 17.7 厘米，广 2.7 厘米，上有六个女真字。末二字疑为花押。

3. 女真文纸抄残片，俄藏号为 No. 6348，见图四。

4. 女真文与西夏文合璧草书残叶，俄藏号为 No. 836，见图六。有女真字七行，西夏字三行。聂鸿音先生记录如下：

书于西夏佛经纸背，纸质为白麻纸，纸高 25.5 厘米，广 20.8 厘米，皆草书，背面西夏佛经疑为大般若经。

此残叶左三行为西夏文草书无疑，但右七行很难辨识，本文附录于其他残叶之后，尚祈方家赐教。

#### 1. No. 5827 女真文草书残叶

藏号为 No. 5827 的女真文草书残叶此前未见报道，与 No. 3775 - 1 和 No. 3775 - 2 进行对比，三张残叶的书写风格大体一致，极有可能出自同一本书。残叶共存 5 行，约 44 字。

第一行约 11 字, 第 3 字读音为“番替”, 字义为“南”(《女真译语·方隅门》), 字形见 3-(1); 第 4 字与第三行第 1 字相同, 字形见 3-(2); 第 7 字读音为“斡”, 为女真语所及助动词, 相当于满语 la、lə, 前接阴性词<sup>④</sup>, 字形见 3-(3)。

第二行共存约 11 字, 第 1 字读音似为“撒里安”, 义为“妻子”(《女真译语·人物门》), 字形见 3-(4); 第 2 字读音为“以”, 是女真语所有格助词, 相当于汉语“的”, 字形见附录 1-(9); 第 3 字很像字义为“孩子”的女真字, 读音为“一”(《女真译语·人物门》), 字形见 3-(5); 第 5 字读音为“哈的”, 字义为“贵”(《女真译语·人事门》), 字形见 3-(6); 第 6 字与 No. 3775-2 第一行第 8 字相同, 读音为“你”, 是女真语所有格助词, 相当于汉语“的”, 字形见 2-(3); 第 10 字读音似为“捏浑温”, 字义为“妹”(《女真译语·人物门》), 字形见 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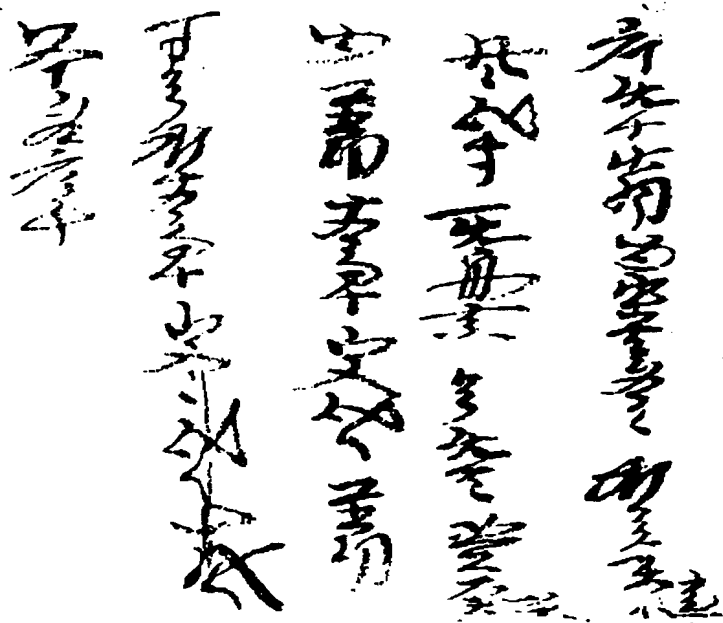
第三行共存 9 字, 其中第 2 字与第 8 字相同, 字形见 3-(8); 第 4、5 字似为一词, 分别与第四行第 4、5 字相同, 其中第 4 字读音为“厄云”, 字义为“姐”(《女真译语·人物门》), 字形见 3-(9); 第 7 字与第二行第 2 字相同。

第四行共存约 9 字, 其中 4、5 字已如前所述; 第 6 字读音似为“琐里都蛮苦”, 义为“厮杀”或“战争”(《女真译语·人事门》), 与 No. 3775-2 残叶第一行第 6 字相像, 字形见附录 2-(2); 第 7、9 字读音为“以”, 是女真语所有格助词。

第五行共存约 4 字, 第 1 字读音为“安班”, 字义为“大”(《女真译语·通用门》), 字形见 3-(10)。

附录 3: No. 5827 残叶中女真字

(1) 菊 (2) 为 (3) 冬 (4) 凡 (5) 守 (6) 册 (7) 美 (8) 玉 (9) 丈 (10) 条



图三 女真文草书残叶, 俄藏号 No. 58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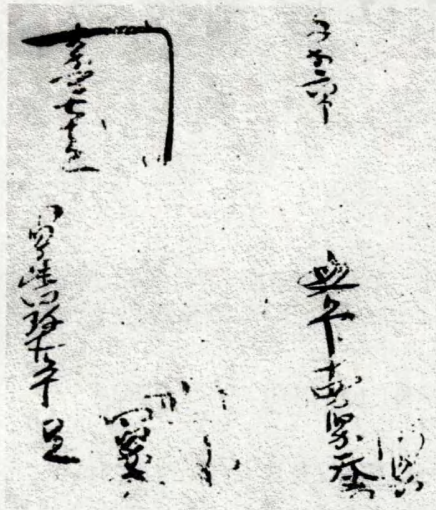
## 2. 俄藏 No. 6348 残片和 No. 799 绢条

俄藏号为 No. 6348 草书残叶和 No. 799 的绢条, 其上女真字比较杂乱, 可辨认的字很少, 其中 No. 799 第 1 字和 No. 6348 中第一行最后一字相同, 义为“天”(《女真译语·天文门》), 字形见附录 4-(1)。此外, No. 6348 上第二行倒数第 6 字, 《女真译语·地理门》对音为“住”, 字义为“道、路”, 字形见附录 4-(2); 第 7 字, 《女真译语·身体门》“眉, 肥塔”和《女真译语·器用

门》“令牌，扎失安肥子”均对音为“肥”，字义很难考定，字形见附录4-(3)。

附录4: No. 6348 和 No. 799 残叶中女真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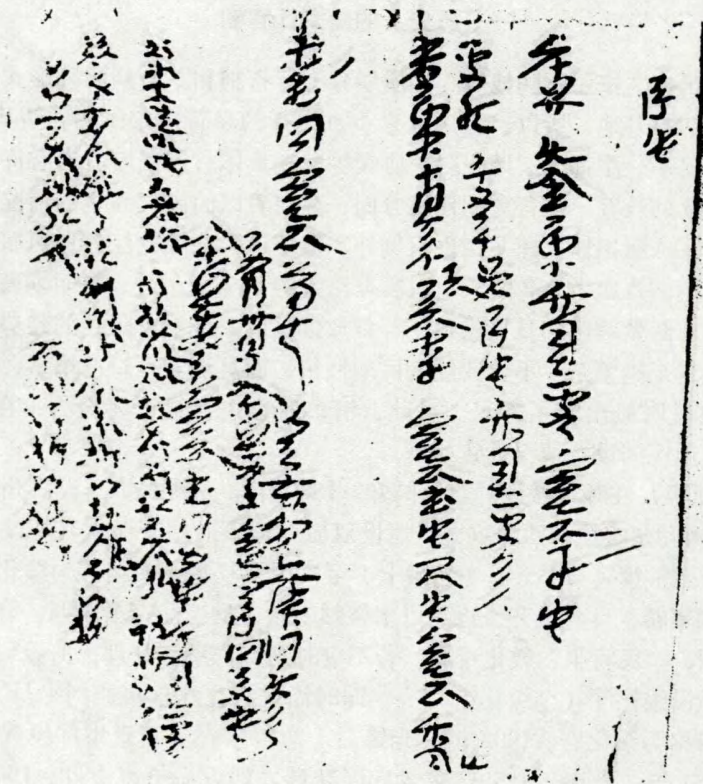
(1) 衣 (2) 五 (3) 卞



图四 女真文草书残叶，俄藏号 No. 6348



图五 女真文绢条，俄藏号 No. 799



图六 女真文、西夏文合璧草书残叶，俄藏号 No. 836

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蒋维崧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史金波先生提供俄藏女真文残叶原件照片复印件。

(下转 90 页)



而风气又一变。近则交通便利,迥异曩时,涤旧沦新,争相激劝。近年绅民捐资兴学者,随在而有,亦可见进步之速矣。”<sup>④</sup>作为东北地方官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黑龙江的官制改革促进了黑龙江的经济发展,密切了各民族间的关系,加强了与中央政府的联系,巩固了东北边疆。

本文为黑龙江省教育厅2006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11514019)成果之一。

### 注 释:

- ① 见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1885年第25卷。  
 ② 《程德全守江奏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下同,第91页。  
 ③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  
 ④ 《清德宗实录》卷568,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己巳,《东三省政略·跋》。  
 ⑤ 《退耕堂政书》卷6,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3辑,下同。  
 ⑥ 《退耕堂政书》卷7。  
 ⑦ 《退耕堂政书》卷5;《东三省政略》卷5《官制》。  
 ⑧ 徐世昌:《密陈考查东三省情形折》,《退耕堂政书》卷1。  
 ⑨⑩⑪⑫⑬⑭ 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等奏《为东三省设立职司官制及督抚办事要纲折》,黑龙江档案馆编《黑龙江设治》上,第46页;第50页;第56页,第56页;第56页;第57页。  
 ⑮⑯⑰ 万福麟监修、张伯英总纂:《黑龙江志稿》第3集下,第1890页;第1887页;第1887页。  
 ⑱⑲⑳ 徐世昌:《东三省政略》卷5,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358页;第3585页;第3585页。  
 ㉑ 见《东三省政略·变置地方官制》,第3599页  
 ㉒ 张伯英:《黑龙江志稿》卷45《职官志》。  
 ㉓ 《清史稿·地理志》  
 ㉔ 《盛京时报》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㉕ 《璦琿兵备道档案》56—1—46  
 ㉖ 《政治官报》517号  
 ㉗ 《黑龙江官报》12期  
 ㉘ 据许淑明《清末黑龙江移民与农业开发》统计,《清史研究》1994年第2期。  
 ㉙ 《东三省实况》,中华书局1929年。  
 ㉚ 《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第5577页  
 ㉛ 阎毓善:《龙沙麟爪》,《程德全守江奏稿》,第1480~1482页。  
 [责任编辑、校对 田索菲]

(上接85页)

### 注 释:

- ①② 《金史》卷8《世宗本纪下》。  
 ③ 《金史》卷35《礼志》。  
 ④ 刘最长、朱捷元:《西安碑林发现女真文书、南宋拓全幅集王〈圣教序〉及版画》,《文物》1979年5期。  
 ⑤ 金启琮:《陕西碑林发现的女真字文书》,《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1期。  
 ⑥ Д. 卡拉、Е. И. 克恰诺夫、В. С. 斯塔里科夫:《纸抄女真文的首次发现》,原载《1969年东方文献遗存·历史语言研究》莫斯科1972年,第223~228页,姚凤译文见《北方文物》1985年2期。  
 ⑦ 此处汉文译者把俄文原文中的西夏年号“光定”改成了金“大定”,本文根据原件和俄文原文改回。  
 ⑧ 罗福成:《女真译语二编》,大库档案整理处印1933年,下同。  
 ⑨⑩⑪⑫⑬⑭⑮ 金启琮:《女真文辞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96页;第87页;第15页;第287页;第25页;第101页。  
 ⑯⑰ 金光平、金启琮:《女真语言文字研究》,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321~325页;第319页。  
 ⑱ 孙伯君:《黑水城出土等韵抄本〈解释歌义〉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85页。  
 ㉑ 《女真译语·人事门》:“密塔为,退”,与No.3775-2相比中间多一个字,这种情形或许体现了金代女真字书写样式与明代的区别。与明代《女真译语》相比,西安碑林发现的《女真字书》残叶上更多使用表意字,用一个字代表一个词语,即《女真译语》经常会在表意字后面添加一些表音成分,如“妻子”,《女真译语》用“~~只~~”,而《女真字书》只用前一个字。参看金启琮《陕西碑林发现的女真字文书》,《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1期。  
 ㉒ 《元史》卷1《太祖纪》。  
 ㉓ 《大金国志》卷21《章宗纪》。  
 ㉔ 《金史》卷128《蒲察郑留传》、卷122《纥石烈鹞寿传》、卷110《韩玉传》。  
 ㉕ 《金史》卷13《卫绍王本纪》。  
 ㉖ 这件女真文草书残叶未见俄国人报道,此残叶和No.6348照片的复印件都是史金波先生提供给我的,在此谨致谢忱。  
 ㉗ 罗福成:《女真译语二编》,第286页。  
 [责任编辑、校对 田索菲]